

陕北高原的歌手

——读曹谷溪先生的诗意人生

○尚飞鹏

曹谷溪先生是具有奉献型人格的诗人，他扶持过很多文学青年，他是路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引领者，在路遥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也伸出过援助之手。他写过很多陕北大地上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给很多陌生的文友撰写评论，他是陕北乃至全国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的伯乐。在他主编《延安文学》的岁月里，很多人因为他的支持与帮助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退休之后，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评论集、纪实文学集等，主编了多种文集，以及《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西北作家文丛》《绥德文库》《延川文库》等近百册。谷溪先生是陕北人的骄傲，是文学爱好者的导师。凡是圣贤都是利他者，先生亦如此。

谷溪先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坚守了诗歌写作的阵地，应该说是死守。那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他们那一代的陕北作家中，只留下来一个不用格律诗体写诗的诗人，那就是谷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陕北的现代诗歌发展就会有无法弥补的断层。

另一方面，谷溪的巨大贡献是对黄土高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他因此而常常被很多人称颂。我将他的贡献归纳为：一是创办《山花》，从此，成为陕北本土文学创作的一个起点。二是培植和扶持文学新人。三是为办好《延安文学》，全身心地投入和奔波，对陕北文学事业的普及与奔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谷溪。

而我还是比较看重他的诗歌创作，因为作为一个诗人，留给这块土地的唯一礼物，就是作品。当我们远离人世，能够代表我们说话，就是作品。作品不管是什么样子，它将会开口说话，历史和现实一样残酷，对于一个追求诗歌创作达到完美的诗人来说，残酷会更加残酷。

谷溪的诗一开始就没技巧。我敢说，无技巧是最高的技巧。这句话，用在谷溪身上是很贴切的。谷溪写诗从来都是用心写，而不是用笔。等到在心里完全可以默诵了，再用纸笔把它变成文字而已。我曾听过他朗诵《小土炕》《酸菜缸》，那深沉浑厚的男低音，让所有的听者深受感动，当时他就没有拿稿子，那么长的诗都是背诵出来的，实在让人敬佩。

在谷溪的诗里，你不会找到假货，其真实的程度让虚伪的人感到汗颜。他的诗，你仅从表面上看去，打磨得并不光滑亮丽，但其质地都是很好的上品，我很喜欢谷溪的诗，并被他的真诚和深刻所感动。

谷溪先生是诗人里的诗人，我想说的是，他是那种诗里诗外都是诗人的人，他热爱陕北、热爱陕北文化，对陕北民间艺术诸多方面都有研究，他认为陕北不仅是一个地域性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放在全国和全球意义上，都具有独特文化艺术的地方，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方位，更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史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他在他的诗作《陕北的山》中这样写道：

这里的每一座大山
都活着！
每一条山沟都流淌着
奇妙的传说……

昔日的光荣，驻足于

共和国英雄史册；
流血的弹洞，化作勋章
在夜空闪烁！

山间的篝火，曾映出
一个民族的悲壮剪影……
大山的心中
一片光明！

这首诗我在2004年谱曲。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连绵不断的高原上，有很多秘密并未揭晓。严格地讲，这首诗是在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歌颂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无数战士，赞美这块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民。我一直认为，颂歌就应该唱给这些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最普通的牺牲者，这是先生创作的初心。

我还喜欢先生的另一首诗，这首诗发表在2001年第10期《诗刊》上，先生在《轩辕古柏的浓荫下》的诗中这样写道：

1
假如 他活着
假如 他也活着
春暖花开的日子
大胆假设——

我们 拉着家常
散步在故国的阡陌
这边是毛泽东
这边是蒋介石

2
这是东方最古老的祭坛
这是东方最年轻的神话传说
西部中国的黄土地
点燃祭奠祖先的香火

燃烧你
燃烧我
剧烈地心跳
突然沉默

3
过去的日子
已写满这样和那样的文字
只有明天
一片空白

你是大树
他是大树
默立在五千年
轩辕古柏的浓荫下
我们都是
孩子

4
不是开玩笑
历史，有时竟安排
惊人的巧合

他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
朗读一份即兴而作的
祭文
他挥毫泼墨
将一腔赤诚
注入碑石……

5
你的根在这里
我的根也在
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一首曹诗，禁不住
有泪夺眶而出

6
赫赫始祖
五千年鸿运开启
巍巍圣灵
九万里龙脉继续
这是黄土的梦

这是蓝天的歌

痛饮一杯轩辕氏酿造的
“龙宴酒”
醉了他 醉了你
醉了我

这首诗1993年清明节写于黄陵，这是一首格局很大的诗，站得很高、看得很远，是首非一般人能完成的佳作。这首诗虽然是写祖国统一，但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势，没有强词夺理的抱怨，而有高瞻远瞩的思考与期盼，仿佛一个岁月老人站在五千年以后的云端，与时空的一次轻松邂逅。

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而又理性的智者，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对自己也是如此，既是一位谦虚谨慎的倾听者，又是一位面对唇枪舌剑群儒的善辩者。

我是1981年开始学习写诗的，最早投稿给《延安文学》的诗歌作品，发表在1982年第6期《延安文学》。我记得很清楚，这首诗的标题是《一人两手两手十指》，发表这首诗对我的诗歌创作很重要，它标志着我的诗可以向外扩展和延伸。在当时的陕北，能在《延安文学》发表，就相当于在现在的《诗刊》上发表一样。当时，我还没有与先生见面，也不认识。从此，我与先生和《延安文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40多年过去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往来。

2004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3本书——2本诗集和1本理论集。为了收回成本，我回陕北一边组织讲座一边售书，然后到绥德看望养育了我15年的奶妈。我获悉谷溪先生在绥德，为绥德县编撰《绥德文库》，就去拜访了他。先生提议给我拍一些生活照，他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这是他多年来从事新闻工作获得的另一门手艺。于是我们选择在绥德郊外的大山间穿行奔波，就有了我现在微信上拉小提琴的那张标志性艺术照。

我们在谷溪先生住的绥德县委的窑洞里，往往交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在他那里住下来。我给曹老师讲，我是回来看望奶妈的，她也是养育了我15年的养母。我也一定要去见一下这位老人。所以，在我与奶妈见面时，他拍下了我与奶妈在窑洞前的照片，这个美好的记忆一直保留到现在。

谷溪先生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细腻的诗人，当我再去他的住所时，他为我写下了3首诗，他给我朗读的时候，声情并茂，感动得我泪流满面，先生也在流泪，我们师生二人抱头痛哭，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伤感，现在冷静回忆，皆由诗歌而来，是一种彼此之间灵魂深处的共鸣。20多年过去了，这3首诗没有在任何报刊发表，它实际上是先生给我写的一条评论，只不过是写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此诗是先生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此生收到的最高荣耀，感谢先生对我的褒奖。今天我将它抄录如下，首次面世，以此留念：

“《山鹰》他是一只山鹰/蓝天属于他/白云属于他/他迎着鄂尔多斯/沙尘暴而来//无定河的洪涛浊浪/曾为他举行/腾飞的洗礼//为了爱情/为了正义/不惜折断自己的羽翼/他对着苍天与尘世/啼血而歌//他的歌 是雷电//他的歌 是血

泪//他用生命抨击丑恶的阴云/他用血泪滋润/千涸的大地”

“《琴王》其实，他只是个/背着小提琴的/行吟诗人//在高山之巅/在大河之滨/他拉着琴，唱着歌/演奏天籁之音//他躺在雪地里/酣然入梦/将自己与泥土融为一体/飘逸的长发/落地生根//醒着是歌/梦里是琴/他的生命就是诗/或生或死 都在诗中//我敢断言/千百年之后/生他养他的大山中/依然萦绕着他/优美的琴声！”

“《膜拜大地》他捧着一杯热茶/为年近八旬的老母下跪/整整十五年的养育之恩/在漫无边际的情感世界/荡起游子 至爱的涟漪……//母爱比珠宝珍贵/子情如燃烧的烈焰/老母轻轻地抚摸/犹如儿时光腕上/重掌的灼痛//母亲就是老天/母亲就是大地/向母亲下跪/就是向老天叩头/就是向大地膜拜！”

（2004年12月18日，诗人尚飞鹏带着他刚刚出版发行的3本诗集，专程到绥德西山寺山坡上的窑洞看望养育他15年的奶妈，当我为其母子按下相机的快门时，禁不住潸然泪下。曹谷溪于2004年12月21日绥德杏树圪崂）

2023年5月，我突然灵感来了，为先生撰写了一首叙事长诗，标题为《传播陕北文化的文学教父》，微信发给先生，他看后在微信上回复说，这样写不合适，让我另选题目。先生的人生以及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与文学有关的事件堆积起来的一座大山，他的人格魅力、楷模作用在陕北大地上广泛传播，他对文学界的长者、名家和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一视同仁，对路遥、雷加、史铁生，生前和去世后的帮助毫无保留。说实话，他对文学事业热情奉献，唯独冷落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对祖国的感情充满了忠诚与信任，或激情飞扬的赞美，或毫不留情的批评，正是他生命品质的外显与奉献精神的伟大之处。

2020年疫情期间，谷溪先生突然向我约稿，他说有没有写路遥的好诗，这期《路遥研究》要用，我说有原来写好的组诗《走渭河》，其中有一首二十行的短诗《想起路遥》。我把这组诗发给先生，他马上回复说：飞鹏，这首诗需要加工，现在这样有损你“陕西第一把小提琴手”的光荣称号。这句话看起来有表扬的成分，实际上是在批评。这句话激起了我极大的创作热情，我也没想到，从第二天上午11点开始写到凌晨12点，完成了260多行的长诗《灵魂的雕塑》。我知道这是在13个小时里不断燃烧的结果。这首长诗是先生逼出来的，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把肚子里装的才华焕发出来。先生是我的恩人，他一直喜欢我的诗歌，用他的话说：飞鹏不为利益所困，是当今诗坛少见的绿色诗人。

谷溪先生不仅用文字书写自己的思想，也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他用一生的心血编辑文学作品。他和路遥一样，浑身散发出对陕北文化的热情，那种极具亲和力的人格力量，对陕北文学高地的启示和楷模作用在岁月中流传。先生有深刻的思想，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的影响力尽人皆知，是生活中语言与行为的典范。先生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心里，他早就是传播陕北文化的文学教父。

2020年10月13日，我随陕西省残疾人作家协会的20余位作家前往延安采风。抵达延安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德高望重的曹谷溪老师——惠世强兄早已提前和曹老约好，同去的还有作家薛云平等人。

出发前，惠世强兄就和我们说过，曹老为人十分和善。当年他曾拿着一篇投给《十月》却被退稿的中篇小说，请曹老指点。曹老指出原题不佳，又翻到文中对话部分，以《人生》里刘巧珍和高加林的对话为例，给他讲解如何借助对话塑造人物。后来这篇小说经曹老亲自修改，最终发表在《延安文学》上。这次来延安，我又从文友口中听说，腿脚不便的作家张一纤当年在《延安文学》做编辑时，时任主编的曹谷溪还亲自为他铺床叠被。文友讲的这件事，加上我之前在报刊上读到曹老当年帮扶路遥的诸多事迹，早已让我对曹老心生敬意。

我知道曹谷溪老师由来已久，他和路遥、史铁生、陶正等北京知青的情谊，我此前也在多篇文章中读过。可在此之前，我对他始终“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一回，终于能在他的工作室和他面对面交流。

进了小区没走多远，我们就看到了黑底金字的“谷溪书馆”牌匾，是大诗人贺敬之题的字。敲开门，拄着拐杖、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的曹老就站在门内，热情招呼我们进屋。屋里已经有不少人，都是来拜会曹老的。见我们来了，曹老让先来的人先上楼稍等，招呼我们落座后便聊了起来。曹老给我们讲了当年他背着史铁生到壶口看瀑布的往事，聊了不到半小时，敲门声再次响起，又有一拨客人到访，我们只好匆匆告辞。因为关节疼，曹老起身不便，他扶着拐杖缓缓站起来，送我们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出门后，同行的几个人都忍不住感叹遗憾，说和曹老聊天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要是能聊上一个小时就好了。

那晚，我们在宾馆吃晚餐，曹老在别人的搀扶下，出人意料地来到餐厅看望我们这些残疾人作家。云平兄连忙走上前去拉住曹老的手问：曹老，您怎么来了？曹老笑着说：我来看看大家。大家纷纷放下筷子上前问候，曹老亲切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又和大家一一合影。感动、激动与温暖，在每个作家心头交织回荡。饭后，曹老又和大家聊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临走时他还说：“要是会议室能放视频，我就把史铁生去世3天前拍的视频带来给你们看看，看看他谈笑风生的样子，这个视频在别的地方看不到。”

15日下午两点，曹老果然带着视频来到了延安作家与陕西残疾人作家文学交流会的现场。播放完视频，大家集体起身，目送拄着拐杖的曹老离开，他说还要去见一位特型演员——对方在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周恩来在延安》中扮演周恩来。

16日，会议议程已经全部结束，曹老一早就给薛云平兄发来了微信：欢迎来家做客。我便再次跟着云平兄、世强兄等文友前往他的工作室。路上大家还在说，但愿这次没人打扰，能好好聊一聊。

这一回，工作室里只有曹老一人，曹老谈兴甚浓，给我们讲了他去北京探望病重的史铁生的情景：当年他看到病床上面容枯瘦的史铁生，忍不住哭得不能自己，可史铁生反倒一直笑着安慰他。曹老写的《史铁生百日祭》，曾经让无数读者泪目。曹老还和我们说起，1992年4月路遥在西安住院时，曾和他接连聊了3个通宵；他讲蓝田县一个叫“林萱”的人给路遥写信，想来延川插队；讲路遥和林红、林达的爱情故事，他说尽管路遥和林红分了手，可后来路遥依旧十分关心林红的情况。他感慨道：“这么看来，初恋对人来说果然是最难忘的！”他说，林红小巧玲珑，人长得漂亮又能歌善舞；林达乍看虽没有林红那么出众，却十分耐看。他边说边随手捏起盘子里的红枣，咔嚓咔嚓咬得作响，还一个劲指着盘里的红枣和陕北点心招呼我们：吃么吃么，你们也吃呀！谁也没想到，他一口气竟和我们聊了3个多小时。中途云平兄好几次提醒他要不要休息，要是累了我们就先告辞，他总说再聊一会儿吧。

从谷溪书馆出来，我抬头望向天空，那天蓝得纯粹、干净，蓝得一丝不苟。

我不由得想到山谷间那一湾流淌的溪水，它清澈欢快地在山涧淙淙穿行，不正像在演奏一首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吗！

山谷间，那一湾溪流

○高涛